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

四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卷六
衛國高烈武王

名瓊家世燕人徙是州之蒙城事 **太宗**為攝龍首指

揮使累遷歸義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 **真宗**元年從

幸澶淵有功明年以病求解兵柄授檢校太尉忠武軍

節度使三年薨年七十二 **王**曾孫女配 **英宗**皇帝是

為 **宣仁**聖烈皇后云

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原 **太宗**引兵自幽州還聞虜兵盛

至留王夜作引龍自樂于御營遲明王度車駕已遠潰

圍轉戰以出至行在所而六班不至 **太宗**欲誅六班

王曰陛下晨夕兼行公不蚤下主將之罪也今衛士皆

以材勇選從下太原有功未賞蓋誅之可辱 **帝**怒遂釋

王為 **玉**撰神道碑

高瓊以歸義節度使為并州馬步軍都部署潘美亦在太原

舊制節度領軍職者居 **瓊**以美舊臣表請居下 **瓊**表為

步軍都指揮使會戍兵以廩食陳弱謹言 **瓊**知之一日

巡營士卒方聚食因取其飯啖之謂曰邊鄙無事而坐飽

此宜知幸也 **蒙**求

管軍員闕 **王**兼領二司 **王**乃言曰臣老矣如有負負之憂誰

為可任者 **先**朝自毀削而下各置副都指揮使及都虞候

常有十人職近事親易以第進又使士卒預識其威名緩

急臨戎上下得以附習此軍制之大要也 **上**從之 **神道碑**

景德元年契丹首抵澶州 **真宗** **王**幸駐蹕 **韋**城大臣有勸

上南巡者召問 **王**行帳 **王**易然曰虜去國遠聞勢不能持

况况羽檄召天下兵行且至進則可以決有功今止軍不

必發衆情大惑誰為 **陛下**建此者 **真宗**曰將更議於大

臣 **王**曰天子親御六軍蒙犯霜露國之安危事在轉漏

尚何議也遂發 **韋**城以澶州將抵 **浮**橋左右猶躊躇未進

高烈武王

謀上欲
誅六班

以潘美
舊臣請
居下

潘美
舊臣
舊臣
舊臣

指真宗
親征契
丹



神道碑

神道碑

神道碑

神道碑

神道碑

王下馬自扶輦擁眾渡河既而請 帝御北城觀兵漢軍

望黃蓋皆仰呼萬歲而虜人亦大呼聲聞數十里其種酋

比皆駭視失色有頃弩伏發射契丹貴將撻覽死遂奉書請

盟師還賜燕于行宮而李繼隆石保吉魏咸信酒酣爭功

王曰 天子神武 一舉而折敵公等何功之與也繼隆等

愧甚神道碑○又發遣人相視明公相 貞宗此

幸金陵樞密使陳堯叟請幸蜀 貞宗以問諸將曰

蜀遠則上皆以為然 大驚色悅王徐曰但陛下將歸事

城一主則皆中別有主矣 堯叟曰此人家在都下將歸事

知其主誰肯送 堯叟曰下者金陵豈可道過子公掖 帝以升

而渡河 它日衛士有白黑粟陳府囚者王曰邊防戰守之兵暴露寒苦

而所食粟與敵同色若等日既食太官月所給又先進樣

於 上前嘗特諸軍比也有一言以動吾軍者斬於是眾

莫敢有言其後王被疾久不出輒有遺陳粒殿下者中貴

人得之以聞人賜精米一斛王嘆曰安有是邪遂以疾辭

典軍神道碑

王素為寇準所知而王欽若以南巡之議恨準準罷相欽若

知樞密院王疾甚 貞宗趣駕欲臨問欽若乃言天子問

疾所以寵勳臣今瓊無破敵之功不可往 帝乃止 神道碑

貞宗嘗問御之幾人曰臣子十有四人臣誠愚不肖然未嘗

不教以知書於是賜諸經史於其家每戒諸子毋曲事要執

以蘄進身若吾奮節行間至秉旄鉞豈因人力哉又嘗與

諸子論尉昭敏李斌之為人諸子曰此眾之所非也王曰

吾嘗與此二人者言其忠實一心無銖髮敢欺朝廷眾之

所非吾之所取也 神道碑

內翰楊文公

名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七歲能為文年十一

大

聞其名詔送闕下試詩賦授秘書省正字今就秘閣

書 **貞宗** 即位拜左正言與修 太宗實錄知處州召

還知制詔召入翰林為學士同修國史會母病陽翟請

歸省不待報而行貶太常少卿分司西京起知汝州會

加玉皇聖號表求陪預召還參詳儀制 **天禧** 四年復為

翰林學士是冬卒年四十七 仁宗即位贈禮部尚書

賜諡曰文

議詩賦
有刻而

揚文公年十一 **太宗** 親試一賦一詩頌刻而成 上喜送

中書再試執政令賦喜朝京闕詩亦立就且有願秉清忠

節終身立聖朝一旬宰相表賀 湘山詩錄

一代之
豪

揚大年每以作文則與門人寫及戲博投壘奕其甚語笑道譁
而不妨結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
幅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真
一代之文其也 歸田錄

袖掖

揚文公凡為文章所用故事常令子姪諸生檢討出處每段
用小片紙錄之文既成則綴粘所錄而書之時人謂之袖
掖焉 呂氏家塾記

章大昌
冊書

揚大年為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鄰壤交歡進草既入真
宗自注其側云巧壤甯壤莫壤大年遂改為鄰境明日
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罷能因亟求解
職 **真宗** 語宰相曰揚億不通商量真有氣性 歸田錄

剛母
合為
所譜

揚文公以文章擅天下然特剛勁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譜之
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
從容顧問久之出立臺數筵以示大年云知識朕書蹟乎
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
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為人所譜矣由是佯狂奔于陽翟
上真宗好文初待大主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歸田錄

揚文公性剛介寡合唯與李維路張刀折劉筠等數人厚善王

欽若驟貴公素薄其為人欲其銜之陳彭年方以文史進亦忌公名出己右相與擠之會公母病陽程別墅公請歸省遂不待報而行

揚文公少以文進而方直自守後因母病有陽程之行王文正公恐人害之白 上遣使賜醫藥既而言事者彈劾不已卒以亞卿分司 上嘗語輔臣曰聞揚億好諂時政王

王文正
公忠重
文公

公曰揚億文人幼荷國恩若諂謹過當則功有之至於諂訕臣保其不為也王公器重文公至深頗思其歸乃因中書齋宿覽文公近詩而與趙文定諸時賢繼和 上知之乃諭公乃曰文公還為秘書監又之有問公者曰揚大年何不早與舊職公曰大年向以輕去 上左右人言可畏賴上終始保全之今此職欲出自清衷以全君臣之契公薨後文公方復禁署 王文正遺事

真直
後進

者其眾聞人有片辭可紀必為諷誦手集當世述作數十篇重交遊性耿介坦夷敦尚名節多周給親故屬祿亦隨而盡善善談吐有味然評品人物善惡太明人多怨之

范文正公讚公之像曰公以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其道也昔王文正公在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冠萊公當國 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

王文康公

名曙字晦叔河南人中進士第 咸平 中文賢良方正科後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入為給事中兼群牧使寇萊公罷相遠貶公其婿也亦貶鄂州團練副使起知襄州

大雅大
忠至直

張復張
孫服樂

策策上
晴易地
自然

王師與
蜀皆與

上疏言
大以火若
日登長春

徙河南府 仁宗召為御史中丞兼理檢使以尚書工部侍郎參知政事以疾出知陝州河陽河南府復入為樞密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逾月薨

王晦叔知益州賊盜賊死輕重一切戮之蜀中股慄不數月賊寇昇鼠列郡皆外戶不閉先是張詠守蜀季春糶廩米其價比時估三之一以濟貧民凡十戶為一保一家犯罪

一保皆坐不得糶民以此少敢犯法至是獻議者改言之法窮民无所濟復為寇晦叔奏復之 名曰傳

王十文康公溫國頌以法御下有謗其大苛會劉焯召還為右正言 真宗乃問策主曙治蜀孰優曰凌策在蜀值歲豐故得以平易治之王曙值歲歉慮民為次事故以法治之使之易地則皆然 上具示善其言 名曰傳

王文康公薛簡肅公俱嘗鎮蜀而皆有名 章獻時同為執政一日奏事已因詰蜀事文康曰臣在蜀時有告反卒反乃執而斬之於營門遂无事簡肅曰臣在蜀時亦有告反卒反及者叱出之亦無事 湘山野錄

玉清昭應宮火守衛者比且坐繫御中獄王文康公上疏曰昔魯相僖官火孔子以為相僖親盡當毀者也遼東高廟了高園便殿火童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即國便殿不當居陵寢故魏志不華然火高堂隆以為為天以臺榭宮室為戒且罷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火今所建宮不應經義水火竊來之來若有警言者願除其地罷罷諸禱祠以應天變 仁宗與 太后感悟遂薄守衛者罪已而詔以不復繕脩 上謂王公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嘗言人臣患不節儉今居第多踰僭服玩奢侈僕妾无数且有經制及貴顯深自抑損齋居蔬食泊如也

謝希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游嵩山山岽暮抵龍門香山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厨傳歌妓至且勞之曰山行良

王文康公

代錢文
傳公為
留事

應示如
入第

勞當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錢遇諸公之厚類
此後錢謫漢東諸公送別至彭婆鎮錢置酒作長短句俾
妓歌之甚悲錢泣下諸公皆泣王文康公代為留守御史
如東濕諸公俱不堪其憂日訝其多出游責白公等自比
寇乘公何如乘公尚坐奢縱取禍貶死况其下者希深而
下不敢對或叔取手板起立曰以脩論之萊公之禍不在
杯酒在老不知退尔時王公年已高若為之勸卒薦永志
入館然永叔猶不志錢公或謂錢公易名者三卒得美諡
永叔之力云聞見錄

沂國王文正公

各曾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咸平中由鄉貢試禮部御
前皆第一通判濟州代還特召試政事堂直史館三司
戶部判官知制誥兼史館修撰為翰林學士知通進銀
臺司遂以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時宮觀皆以輔臣為
使公當使會靈殿辭不拜既知應天府天雄軍復叅知政
事兼太子賓客仁宗立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玉清
昭應宮使天聖中宮災出知青州天雄軍河南府景祐
元年為樞密使明年復相出判鄆州寶元元年薨年六
十一

公在月州發解及南省登庭試皆為首冠中山劉子儀為翰林學
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二場一生喫着不盡沂公正色答曰
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東軒筆錄

公自濟州代還當召試李士院宰相寇萊公奇之特召試政
事堂

景德中朝廷始與北虜通好詔遣使將以北朝呼之王沂公
以為太重請止稱契丹本號可也真宗激賞再三朝

贈之記聞

祥符中王沂公奉使契丹館伴邢祥頗肆談辨深自街

王文正公

請止稱
契丹本
號

事堂

溫飽

油那符
於鐵券

議聽斷
儀式

乞內降
入行

行

沂公不
平于謂

上元

矜新賜鐵券公曰鐵券蓋動官有功高不賞之懼賜之以
安反側耳何為輒及親賢祥大沮失記聞

章獻明肅太后權輿分軍國事聽斷儀式久而未定丁謂
欲每議大政則 皇太后坐後殿朝執政朔望則 皇帝
坐前殿朝群臣其餘庶務獨令入內押班雷允恭禁中附
奏傳命中書樞密院平決之公時判禮儀院乃采用恭豔
獨斷所述東漢故事皇帝在左母后在右同殿垂簾中書
樞密院以次奏事如儀人心乃定公嘗於廣坐抗語丁相
曰政出幃房斯已國家之否運然推之至公不猶愈於政
出羣下乎言行錄

真宗初上仙公與丁謂同在中書公獨入劄子乞於山陵已
前一切內降文字中外並不得施行又乞今後凡兩府行
下文字中書候宰臣參政密院樞密使副簽筆員方許
中外承受兩宮可其奏謂聞之愕然自失由是深憚公矣

東軒筆錄

丁謂既逐李文定於衡州遣中使賈詔賜之不道所以李聞
之欲自裁其子東之救之得免謂因大行貶竄王欽若丁
度等比自投之遠方時王沂公參知政事不平之曰責太重
矣謂熟視久之曰告其主人恐亦未免也沂公跋然而懼
因密謀去之內侍雷允恭既有力於謂謂深德之至是允
恭為山陵都監司天邢中和為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
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允恭曰如此何故不就中和曰恐
下有石并水耳允恭曰 先帝獨有上元它子若如秦王
墳何故不用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履後按動經日月恐不
及七月之期爾允恭曰弟移就上元我走馬入見 太后
言之安有不從允恭素貴橫人不敢違即改穿上元及允
恭入白 太后 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出與山陵
使議可否允恭見謂且道所以謂亦知其非而重違允

王文正公

以計備
丁謂中
外不以
為非

下謂多
智數不
可則

曹利用
得罪公
極言其
枉

公持正
之名益

詮錄古
聖賢士

恭無所可舌唯唯而已允恭不得謂決語入奏太后曰山
陵使亦无異議矣既而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沂公具得
其事以謂擅易陵地意有不善欲奏之而不得間語同列
曰曾所于欲令弟王過房來日奏事畢略留奏之謂不以
為疑太后聞之大驚即命差官按劾其事而謂不知也
比知之於廉前訴之移時有內侍卷廉曰相公誰与語駕
起久矣謂知太后意不可回以笏叩頭而退謂既得罪
山陵竟就下穴蓋謂所坐本欲成雷允恭不忍破其妄作
耳然其邪謀深遠得位歲久心不可測雖沂公以計傾之
而公議不以為非也龍川志

沂公在中書得光州奏以書監致仕丁謂卒頌謂同列曰斯
人平生多智數不可測其在海外由能用智而還若不死
數年未必不復用斯人復用則天下之不幸可勝道哉吾
非幸其死也東軒筆錄

曹利用既授南陽之命將入謝莊憲慮其詆訐而未有以
却之遣中使江德明問公公亦慮其交惡兩官遽請傳宣
放謝利用泯默而去初利用恃恩恣橫公每加裁抑及其
得罪公獨極言其枉太后曰卿常言利用之非今何為佑
之公對曰臣所述利用侵官弄權慮壞朝廷綱紀今被
以不軌則為枉爾故卒從輕議言行錄

明肅攝政馬季良賤姻劉氏以非道干進太后欲擢為龍圖
閣待制顧公守正難之會公移疾數日喻二政者擢季良
且曰王曾在告當亟行之諸公承順忽遽故季良止以太
常丞充職蓋三丞未嘗有預內閣清職者中外訾傳而公
持正之名益重言行錄

天聖初公嘗詮錄古先聖賢事跡凡六十事繪事以獻上
嘉納之降詔褒美仍勅錢板模印均賜近侍因命禁要旨
繪二十軸以進焉公又建議請擇名儒勸講尋命孫奭

馬元更侍經筵及戴禮終帙公與同列獻詩以賀後孫公
即世馬亦外補公自魏移洛經塗肆觀復以講席為一言
言行錄

醫藥物
論用人

天聖中陳堯咨尹京自以元朝初勝狀元未大用頗缺望常
為誣謗 明肅惑焉公奏曰臣等職預諸敢不心存公
正但護人罔極不可不察臣請以藥物喻之醫者方謂藥毒
相使相反惡者而甘其為國老以其性能和眾藥故陽劑
中不以寒濕多或用之而班猫有毒相反若同用之則致
害人此其驗也 后即時大悟數日陳有兼車之命出守
於外言行錄

論欽奉
官觀不
真得當

王欽若再秉大政屢以官觀欽奉踈簡不若其日時為言
明肅依違未能決公一日於簾前奏曰天道遠人道邇天
禧中靈文隆言 先帝聖壽三萬日時欽若率先慶拜曰
三萬日八十三歲 太后必亦記之後乃先驗然則今日

既魯書
沂公

欽奉之禮自不須過當欽若披然而退自爾不復言言行
韓魏公言希文師魯書沂公師魯書初入館編校四年復欲得
一差遣遂至中書接錢延年例沂公徐曰至士百侍同為
在錢延年等列耶師魯書終身以為媿 魏公別錄

真宰相

韓魏公言王沂公當國門下未嘗見顯技一人希文乘間輒
諷之曰明揚之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沂公
徐應之曰司諫不思邪因若已出然將誰歸希文惘然嘆
曰真宰相也 魏公別錄

論錢公
當去
可問下之

錢惟演出守河橋詣公為別公酌酒餞之錢曰惟演身列將
相不為不重然朝廷每闕輔相議不在中惟公憐之公答
曰相公才用關關豈曾所敢望然由是忝冠宰府僅尸數年
相公尚寄藩屏者何也錢曰惟演才識不茂是假遭逢相
公科第文章揚歷中外豈惟演所敢侔哉公曰不然曾之
才不及公而猥當柄用乃先於公者蓋以搢紳之士畏公

而不畏曾故也公誠能去其可畏之跡使人無所復畏豈庸調化必有日矣杜祀書

公嘗言始參大政屬故大尉王公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其人才其少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人望未著且俾養賢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塗坦然中外允懌改公執政之日遵行是言而人皆心服言行錄

公留守洛陽屬賊蕞里有困積者飢民聚黨脅取隣郡師以強盜四鄰北者其眾公但重營而釋之遠近聞以為法全活者數十計以上言國初江浙未下之日嘗命陝雍魯絳咸濟粟以走京師遂詔給陝粟二十萬儲粟充而民息肩于今賴之言行錄

公凡更四鎮所至悉興學校優俸錢以助其善正月州仍出家藏書以備習讀言行錄

公非聖之書未嘗再覽邪誕之事未嘗致毀亦不之信南都府署之內有神伺類推靈惟日有請禱公下車之始即杜其出入之所惟朝望俾牙校致奠訖無他異時訛言有怪物夜飛下食小兒者遠近相恐未昏則捷力滅燭蔽匿董維以典紙薰炷置門用為厭勝公聞之戒徵巡之吏悉令屏去有為先倡者搦而重笞遂出於境民情遂安妖至襄邑而止言行錄

公再蒞大名治政益信於俗民居軍伍咸畫像以事之時虜使每往復入境皆云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潔服而後入言行錄

公前罷參政日往候故太尉王公王已疾困辭弗得見既而顧其壻范令孫再言曰王君介然他日勲業德望甚大顧余不得見之耳且曰王君昨以避讓會臺使頓首上意而王君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囁且王君始被進用而能若是僕在政府幾二十年每進對忤意即蹶躄不能

進用朝士必先望

全活者數十計

肩于今賴之

不信邪

虜使畫像

太尉王公知公

王又正公

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初公自登朝歷掖垣內署母謁王公必語及闕政公辭以不在其位不敢預聞王曰嘻君他日必當重任期君振奉之耳言行錄

得具品題人以馬筆

韓魏公言王沂公德器深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品題一兩句者人皆以為榮瑋為諫官時因納劄子忽云近日頗見章疏其好如此可矣向來如高君訥輩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家事爾琦聞此言益自信也魏公別錄

操履復分若誠實可

八公嘗語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五品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逾夷險可以一致言行錄

王沂公當國屢薦馬呂許以美簡是時明肅太后聽政沂

八公奏曰臣屢言東簡才望可當政柄而兩宮終未用以臣度太后之意不欲其班在樞密使張昇之上且昇一赤脚健兒其容妨賢如此太后曰固無此意行且用夷

簡矣沂公曰兩宮既已許臣臣謹謂即今官不奉李士草麻太后從之及許公大拜漸与沂公不叶東軒筆錄

示簡器

公資質端厚首目如刻畫真盛服屹然入朝進止有常外平一石真言自奉廉約人莫敢干以私楊文公嘗目之曰王君揚休山立宗廟器也

胡文定公曰李公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質既如此又濟之以文字故曰是八九分地位也

畢文簡公

名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乾德四年舉進士歷知台饒乾三州入為左拾遺兼冀王府記室參軍知制誥化中召入翰林為學士以父名入林抗章引避議者以禮律二名不偏諱却之自京尹京以為判官東宮建兼右庶子及即位權知府事再為學士自京初遷吏部侍郎參知政事踰月拜平章事二年久病死年六十八

吳越請
用舊籍

張增廣
行遠在
公下

馮冠准
宰相才

韓公
在

韓公
在

且越入朝公以選知台州既至言錢氏所上圖籍皆張俊賦
數願一用舊籍以輯新民詔從之劉益老撰神道碑

端拱中詔王府官各上所為文 帝問近臣曰文吾既知之

其行孰優皆以公對 帝喜曰是也以本官知制誥曰為

翰林學士大臣以張洎言 帝曰洎視士安詞苑踐歷固

不減洎復行遠在其下耳神道碑

契丹謀入寇公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餉兵理財之策其備

帝多納用於是中書關宰相乃進公吏部侍郎兼知政事

入謝 帝曰未也行且相卿然時方多事亦與同進者

其誰可公頓首辭謝曰臣材駑朽不足以勝任惟冠准兼

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 帝曰聞其剛使氣對曰

准嘗平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若躬此其善所苦

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

休德涵養而失而西北此此梁為邊境意云云准在古自且用

也帝曰然當籍部百德德類之不暇月拜公平章事冠

公會並命而以公監修國史位在上既而契丹益北

州皆警二公始合議請帝幸澶淵時景德元年九月也虜

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入塞號二十萬初雲州觀兵使王

繼忠戰之虜中至是為虜人奏請議和大臣莫敢如何言

事獨公以為不可信力贊 帝當羈縻不絕許其成 帝

謂虜悍如此恐不可保公曰臣嘗得虜降人言虜雖亦人

屢挫不其得志陰欲引去而取死名且彼孟上不畏人棄

覆其尤此請公止不妄繼忠之奏臣請任之帝喜乃手詔

忠許其請和時已詔巡幸而議者猶闕開二二八口二月

金陵及成都圍立有公取同寇八公請對力使其故聖上

帝乃幸澶淵軍數十萬虜大震然得狂乘眾猶欲臨澶

澶北鄙會見巨軍伏弩發射撻覽北眾潰遁去而議和

遂定初 帝嚴兵將行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此貫外

韓公

韓公

身當
星變而
就國事

二方既
定中外
更安

王安
子人

賜白金
五千兩

或言兵未宜北或言大臣應之八公適卧疾移書寇公曰曩請昇疾從行而詔不許今大計已定惟君勉之士女得以身當星亦文而就國事所願也已而少間追至澶淵因從以還兵能乃按邊要選良守將易置之雄州以李允則定州馬知節鎮州孫全照深州楊延明它所擇用各得其任令塞下止驅掠通互市除鐵禁招流工廣儲蓄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塞內附二方既定中外畧安量時制法次第施行如推酌毋得增額平反己決死罪錄為勞訟不干己者坐以重至今不易後置取良方正極言極諫等科以廣取士每對必為帝言崇儉息民近忠直遠諛佞是為政要故當時天下无事號至治云神道碑

公身端重偉儀觀少以名節自厲貫丁夷險自負不易平生無一語過差雖貴奉養先親平素未嘗殖產為子孫計故天下稱其清而其正也 帝謂寇公曰畢士安君子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人之風後王文正公為相嘗面奏曰 陛下前攝攝士安清慎如古人在位聞之无不感歎且士安仕至輔相而四海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足至今其妻有貧於其家其不負 陛下所知滋可見矣是固且有以周之然當出上恩非臣敢為私惠時也 帝聞歎息賜白金五千兩神道碑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卷六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卷七

許國呂文靖公

名夷簡字坦夫其先萊州人徙壽州進士及第補絳州推官通判通州知濱州擢提點兩浙刑獄入為侍御史知雜事改起居舍人同知通進銀臺知制誥兩川飢為安撫使權知開封府 **呂**即位拜參知政事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出判陳州歲中復相封由國公出判許州徙天雄軍未幾復入相徙封許國公兼樞密使拜司空平章軍國事 **慶曆**三年請老以太尉致仕 **豐**年六十 **五配食 仁宗朝**

歲大水濱州河溢寇忠懿公知大名府請擇守臣 **天子親**

諭宰相以公行至則究利害固隄防分道水勢卒不為民

患濱人至今思之 **麟宗** **河北自五代末即算田** **公**嘆曰王道本於農此何名哉因

表除之朝廷推其法它路自是農器無在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

問君識 **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許公時

為太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它日復見文正復

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問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

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

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

農器等數事時沂公自待已不淺聞文正之言不信也姑

應之曰諾既而許公自濱還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為侍

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為執政卒與沂公並相沂公從容

道文正語二公皆嗟嘆以為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得其

事於許公故以許公神道碑畧叙一二 **龍川**

祥符中營繕官館材用所取東南騷動斬材木者或碎首洞

曾官嚴期會以希 **上**意死者以亡命捕繫妻子公元流

等小不
為民患
祥符末
王沂公

王文正
問沂公
識呂夷
簡

與王沂
公並相

龍營繕

條白卒緩其役調夫挽送材木盛冬河涸暴露路岸次又請一切罷遣行

嶺南獲賊意以為蜀盜李順者獻闕下王欽若在樞府即稱

慶上以屬臺公劾之無實乃守臣利其功鍛成之具以

聞欽若愧其前慶欲遂致其罪公執平無所變撓上亦從

之行

歲旱蝗公表請飭躬修政畧去賈吟小技救輔相以弭災變

行

寇忠愍公知永興軍府有姦民吏不能制寇公摘其罪竄湖

外過京師上變自訴且告寇公有異謀公惡姦人得志傷

信任之躰請加重刑益遠竄報可公不欲外聞以恩自歸

戒吏不泄語外卒無知者狀

時有習妖術者相傳能飛且攫入都下大駭捕工術數者皆

考訊傳致其罪公奏請取捕吏使參考以防其枉帝寤遂

無寃者狀

太后初臨朝宣諭兩府深不欲行此礼候皇后長立別有處

分公即日編入時政記後每言事必引及之以感動后意

又多稱引前代世后臨政所以致禍之道以勸戒焉狀

天聖郊燔立事柄巨例進官至是有司援舊以請公偁同例

確讓不拜遂著為定式狀

玉清宮災太后見大臣泣且曰先帝尊道奉天並建宮

宇今忽焦灼何以稱遺意哉公知后旨且復營建因推洪

範以明災異之所致請罷不復建因率同列讓去使名止

令內臣兼領遂不復言狀

公以主上方富春秋宜導之典率擢孫奭等登講席以經

義輔導後又增置崇政說書天章閣侍講之職以廣聞見

太后親祠太廟袞冕服章欲一用天子之制公帥礼官前請

於是冕十旒衣用十章物數之間悉損於上狀

執平無撓

政阻

惡姦人得志

考訊妖術無毛

郊燔進官不佳

推洪範以明災異

導上典學

損后冕服

不微執
虛名而
去

賜太后
遣荆王
子出宮

宮殿有
變願一
見天顏

契丹借
兵公堅
執不可

防微杜
漸

公在章獻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勸公宜退公曰先帝待我厚期以宗廟安寧死而不隄於先帝故平勃不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使吾亦繁虛名而去治亂未可知也故孜孜變輔知无不為雖禍之未形事之將然必先為之救禦也

太后嘗欲進荆王為皇太叔公力爭以為不可遂止又以荆王子養於宮中既長而弗出公因對言及以為不可后曰无它故今与皇帝同讀書公言皇帝春秋方盛自當親接儒臣日聞典訓今上童稚無益乞早令就邸它日又極言后曰何至如此公曰前代母后多利於幼稚試披史籍即可見嫌疑之際不可不慎臣今只在中書聽言右寤即日遣令出宮

大內災宮室畧尺比曉朝者不至日晏宮門不發不得聞上起居兩府請入對不報久之追班上御拱宸門樓有司替謁百官尺拜樓下公獨立不動上使人問其意對曰官廷有變群臣願一望天顏上為不簾俯視見之乃拜行狀

契丹遣使借兵伐高麗明肅必欲與之文靖公堅執不可后云適已徵許其使矣不與恐生怨奈何公曰但以臣不肯拒之既而亡語其使曰意非不欲應但呂相公堅不可尔使人无語而去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寡能生擒元昊若斬首者即為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公時在右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前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詭誓則有之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无損國辱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拒斥之詞矣

章獻嘗為大書乘去字圖公曰太后既得制出宜有仗此車无名命有司鎖之不復以進其防微杜漸皆此類行章獻明肅之盛文靖公整救防微杜漸者非一未嘗与人言

天下亦莫知也。既親政大臣或言當垂簾時有劉

渙者嘗上章請歸政得罪于太后。帝顧文靖公曰當特

樞臣欲黥配嶺南賴卿方言得免若公者苟利國家雖舉

世不知弗與辨也。儻非聖主親發德音人誰知之豈比夫

賤丈夫急己之毀譽而緩國之休戚哉。

章獻崩上始親政事公手疏為治之本以瀾于上其日有

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姦淫絕女謁遠近習罷力役節

冗費條奏其詳。

天下本校久廢公請詔州皆立李國朝公族分居邸第無所

統一公請置大宗正建睦親宮置教授官悉授諸衛官以

別庶姓。

寇忠愍公以忠義自許邪臣因中以事廢死南荒公辨其枉

請加甄叙及賜諡以褒之。

寶元中御史府久闕中丞一日李淑對仁宗偶問以憲長

久虛之故李奏曰此乃呂夷簡欲用蘇紳臣聞夷簡已許

紳矣。仁宗疑之異時因問許公曰何故又不除中丞許

公奏曰中丞者風憲之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用

當出聖意臣等豈敢銓量之。仁宗領之。

初元吳拒命契丹重兵壓境上以伺釁議者請城洛陽為迂

鄙之計公獨謂虜畏壯侮怯易以威制洛邑山川狹隘以

壯則不足以威則退縮遂請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虜

謀或曰此為虛聲尔不若增修東都城池以沮契丹之志

公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虜果南嚮則雒城固无益卒由

前議既而契丹求和親割關南之地及劉六符等再至宋

駑久留不能遣公奏請於殿外幕次与虜使相見置酒面

議以折之。上以為然虜使見公畏伏語於館伴使曰觀

宰相如此雖留无益遂亟就道前好如初。

景祐中呂許公執政范文正公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

手跡為治之本以瀾于上

請立李建隆親宮

請甄收寇公

除中丞當土聖

請建都大名示將親征

虜使見公畏伏

為仲淹
不以舊
事為念

謂仲淹
招范
蔡
正可
貴

攻呂公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軍
會許公自大名復入相言於 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
用之豈可但除舊職邪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畧安
撫副使 上以許公為長者天下亦以許公不念舊惡文
正面謝曰卿以公事件犯相公不意相公乃尔將大拔許公
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為念邪及文正知延州移書諭趙
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語極悖慢文正具奏其狀於書
不以聞時宋庠為參知政事先是許公執政諸公唯託書
紙尾而已不敢有所預宋公多与之論辨許公不悅一日
二人獨在中書許公從容言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乃增与
元昊書得其書又焚去不奏它人敢尔邪宋公以為許公
誠深罪范也時朝廷命文正分析文正奏臣聞虜有悔過
之意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故復書悖慢臣
以為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乃對官屬焚之

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則辱專在臣矣故不敢以聞也奏上
兩府共進呈宋公遽曰范仲淹可斬杜祁公時為樞密副
使曰仲淹之志出於忠果欲為朝廷招叛虜尔何可深罪
爭之甚久宋公謂許公必有言助己而許公默然終無一
語上顧問許公何如許公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
已乃降一官知羅州於是論者喧然而宋公不知為許公
所責也尋出知揚州

某公及韓富范三公欲廢之而不能軍興以韓范為西帥遣
富使北名用仇而實間之又不可軍罷而請老盡用三公
及宋公公是英公子二府皆其仇也又以其黨賈又元東
恭公間焉猶欲因以傾之善范富皆王佐可致太平於是
天子再賜手詔又開天章閣而命之坐出紙筆使疏時政
所當因革諸公皆推范富請退而具草使二官皆更任督
之且命領西北邊事既而各條上十數事而易監司按群

吏罷磨勘減任子衆不利而謗興又使范公日獻二事以
困之及請城京師人始笑之初某公每求去以候主意嘗
未厭而去故能三入及若大事猶問西北相攻請出大序
行三邊於是范公使河東陝西富公使河北初某既廷議
乃數出道者院宿焉范公既奉使宿道者院而某在焉宿
退使人致問范公往見之某佯曰參政欲求去邪范公以
對某曰大臣豈可一日去君側去則不復還矣今萬里奉
使故疑求去尔范公私笑之久而覺報緩而請不獲召堂
吏而問曰吾爲西帥每奏即下而請輒得今以執政奉使
而請報不迨何也曰某別置司專行齎延事故速而必得
爾范公始以前言爲然乃請守邊矣而富公亦不還韓又
罷去而賈陳相矣及其薨范公自爲祭又歸重而自訟云
談叢

罷用官
者監軍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之議者以朝廷委官者監軍
主帥制有不得專其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
罷諸帥監軍 仁宗以問宰臣呂文靖公公曰不必罷但
擇謹厚者爲之 仁宗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
與中貴私交向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稱
職者與同罪 仁宗從之即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官
官士大夫嘉公之有謀也

諫以口
不用筆
簡夫

仁宗以西戎方熾歎人才乏乏有一介之善必收錄之杜
丞相衍經抚關中薦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遷命賜
對於便殿簡夫辯給善敷奏條列西事甚詳 仁宗嘉之
即降旨中書令檢 真宗召种叔事是時口許公富因爲
上言曰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實效今遷爵之以
美官異時用有不周即難於進退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
能果可用遷擢未晚 仁宗以爲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
後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无大過人者

呂文靖公

東軒
筆錄

宋書

上前辭
賜公問
西北事

憂公志
身

懷忠之
碑

募軍雜
市人

言大臣
所難言

呂相在中書奏令參知政事宋綬編次中書總例謂人曰自
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以為相矣

公感風眩 天子憂其手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
入中書公表固辭 御府出黃金藥 上前辭以賜公手

詔曰古人有言髮可療疾雖無疾驗今朕前髮合湯藥表
子意也知久病中書密院臣寮全於不勾當公事住滯卿

錄可以委任臣寮三五人來卿更調攝副朕眷焉更有西
北兩事子細一一奏來公首奏陳西北事機因薦范仲淹

韓琦文彥博龐籍梁適曾公亮等數人後皆大用斷
公薨于鄭計聞 上震悼對執政語公輒涕下曰安得憂公

忘身理萬事幹四鄙如呂夷簡者哉
上嘗大書方正忠良四字以賜及親篆王曾墓碑額因慨然

曰呂夷簡宜賜之遂書懷忠之碑以賜其後大臣家繼有
陳請自此始也

公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然嘗建募萬勝軍雜市井
小人浮脆不任戰鬪用宗室補環衛官驟增俸賜又加遺

契丹歲饋金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至于後世費大而不可
可止

陳文惠公

名堯佐字希元閬中人中進士第累遷太常丞為

開封府推官貶通判潮州遷直史館歷知廬壽二州兩

浙京西河東河北轉運使入為三司戶部副使天聖初

先制誥知通進銀臺司出知河南府徙并州權知開封
府為翰林學士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出知永興軍徙

廬州同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以使相判鄭州以
太子太師致仕堯年八十二
公為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嘗以言事貶通判潮州其所言
蓋大臣所難言者

陳文惠公

潮之惡溪有鱷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鱷魚屏息神道

公出米活數方

知壽州遭歲大飢公自出米為粟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為私惠邪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神道

除石炭稅

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為

谷吏哉神道

陳公堤

河決壞滑州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砌為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為長堤以護其外滑人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公因號其堤為陳公堤神道

治開封以誠信

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為惡邪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神道

未嘗按一吏

公典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點一下吏神道故事知制誥者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知制誥者唯楊億及公二人而已神道

不試知制誥

居官不妄進取

公居官不妄進取為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為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為丁晉公所繼後晉公益用事尊威福故人子弟以公父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唯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晉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神道

作相以劉善策進

公初作相以唐劉善策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善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臣所欲言而

可申公
舉公自
代

陳氏世
家

真宗面
試詩賦

御試之
別命題

陛下之所宜行也 天子嘉納之神道

呂申公象乞致仕 **仁宗**問之曰卿果退當何人可代申公

曰知臣莫若君 **陛下**當自擇 **仁宗**再三問之申公對

曰陛下欲用英俊經綸之才臣所不知必欲圖任老成

鎮抚百度周知天下之良苦无如陳堯佐者 **仁宗**深然

之遂大拜 野山

公父秦國公省華三子長曰堯叟為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季白堯咨為武信軍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人及第

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

右坐客蹀躞不安求去秦公笑曰此兒子輩爾故天下皆

以秦公教子為法而以陳氏世家為榮 神道

晏元獻公

名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以神童召試擢秘書省正字

召試中書累遷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遷左庶子 **仁宗**

宗即位拜樞密副使出知應天府召為三司使拜參知

政事出知亳州復為三司使 **初**知樞密院事遂

為樞密使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中**知穎陳許州

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府以疾請訪醫藥

京師因留 **經**薨年六十五

晏殊父本撫州手力節級晏公幼能為文李虛已知滁州

一見奇之許妻以女因薦於楊大年九年以間時年十三

真宗面試詩賦疑其宿構明日再試文采愈美上大奇

之即除秘書省正字令於龍圖閣讀書師陳彭年陳彭年

亦撫州人有文李而效邪丁謂薦之置 上左右使其譽

已 臨錄

晏元獻公為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至闕下適值

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

賦有賦草尚在乞別命題 上極愛其不隱及為館職時

遷厚可
為東宮

奏與機
密必以
其意進

言須者
件自出
守

興學校

請罷監
軍及制
財用

為相務
進賢才

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各各
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為遊息之地公是時嘗
甚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
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曰近聞館閣臣
寮無不嬉游燕賞弥日繼文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
謹厚正可為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
語言質野對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為之且臣
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尔上益嘉其誠實知事
君體眷注日深

真宗時卒至大用

筆談

公既佐佑東宮真宗所以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
由是外与機密凡所對必以其稟進示不洩其後悉閱
真宗問中遺書得公所進稟類為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
之見也

神道

章聖皇帝判南衙時章獻太后得幸張耒有力焉天聖中

太后以耒為樞密使殊言樞密與中書為兩府同任天下

大事朝廷雖之賢亦宜以中材者處之如耒者但富貴之

可也

臣

公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

自公始

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帥出岐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

害請罷監軍无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

用為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

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

還其王號

神道

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樽酒相對歡如

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

等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

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

兵閔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群材以更治數詔大臣
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
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

神道

新纂門目十朝名臣言行錄 七



